

文明经典文丛

王志成 苏伟平◎主编

跨文化视野中的奥古斯丁

——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图主义源流

陈越骅◎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陈越骅◎著

——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图主义源流

跨文化视野中的奥古斯丁

文明经典文丛

王志成 苏伟平◎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视野中的奥古斯丁: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图主义源流 / 陈越骅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8

(文明经典文丛/王志成, 苏伟平主编)

ISBN 978-7-308-13538-2

I. ①跨… II. ①陈… III. ①奥古斯丁, A. (354~430)—人物研究 IV. ①B50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0209 号



跨文化视野中的奥古斯丁: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图主义源流

陈越骅 著

责任编辑 张琛 (zhangchen@zjhu.edu.cn)

文字编辑 蔡圆圆

封面设计 张乙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81 千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3538-2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宗教和哲学的交融：
奥古斯丁与米兰教父圈子研究”（13YJC730002）成果
本书承蒙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资助出版

序

中国读者对奥古斯丁越来越熟悉了。这得益于国内学术界近年来掀起的对奥古斯丁的研究热情,也得益于国内文化圈、人文爱好者对于探寻思想大师和阅读文明经典的兴趣复兴。但是,奥古斯丁的形象在许多读者心里还仅局限于基督教的大思想家、拉丁教父、宗教经典《忏悔录》和《上帝之城》的作者,而且他的思想也常常被简单地贴上原罪论、救赎论、意志自由、两城论等标签。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则是打破上述奥古斯丁作为“宗教家”的刻板形象的一次尝试。原来奥古斯丁的思想继承了如此深厚的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原来奥古斯丁思想有如此丰富的跨文化融合成果,原来奥古斯丁在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罗提诺的名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奥古斯丁思想中新柏拉图主义的源流而不是从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反过来理解新柏拉图主义,这是本书带来的清新之风。

对于奥古斯丁的历史和现代影响,我想补充一下当代杰出的后现代宗教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唐·库比特(Don Cupitt)的评价。^①

拉丁或西方基督教神学存在一个“宏大叙事”传统。故事起源于《圣经》,但这个“大故事”是经由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经典的阐释才

^① 以下参见唐·库比特. 新的大故事[M]. 王志成,刘瑞青,张倩,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第一次响彻整个西方世界。那是“关于在永恒中开始并结束的万物故事——从上帝和他首次创造天使的等级制度开始,经历人堕落和救赎的漫长历史,直到最后审判和蒙福者的最终胜利。”^①这个故事包括万有,又以地球为中心。它开始于天使的受造和堕落天使路西法的叛乱。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人类,为的是通过俗世生活考验人类的灵魂并从中拣选合格的天堂居民。但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Sin),从此他们的后代也都有了罪。上帝又启动了另一项计划,他挑选了犹太民族,通过摩西赐予他们律法。但他们也堕落了。为了人类的救赎,上帝启动了最后的大计划,他变成了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信仰基督的人组成上帝之城,然后人类的历史将持续到基督的回归和地上千年王国的建立。故事进入尾声,末日审判来临,得救的灵魂获选进入天堂,然后天堂之门永久关闭,魔鬼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将永久被封印在地狱里。关于一切的大故事就此终结。

这个大故事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理解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基础,也成为西方历史的推动力。至少在14世纪文艺复兴之前,这个故事都从未遭到严厉的挑战。它甚至一直宰制了17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方艺术。甚至直到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所有主要的新教改革家都仍是坚定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基督教会最重要的两位神学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之中,奥古斯丁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

柏拉图主义与这个大故事有许多共同点。当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它的哲学影响力,西方教会也没有太感到忧虑。我们甚至可以将类似的世界观称之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传统。这个传统抬高了人类理性(理智)的地位,解释了人类自身的可能性,因为上帝被设想为理性/理智自身。他按照理性创造了有秩序

^① 唐·库比特. 新的大故事[M]. 王志成, 刘瑞青, 张倩,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

的世界,他按自身形象创造了人类,他赋予人类灵魂以理性和不朽,从而人类也成为上帝自身无限理性的有限对应者。因为这种关系,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理性探求世界的秩序和上帝的智慧。这个大故事的结构精妙之处在于它自身解释了自身。

如果一起读了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的作品,我们会看到这个故事中的上帝具有浓厚的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色彩。上帝是善的理念(善的型相),被欲求的超越者,超越一切存在的、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当然,哲学家与神学家实际上讲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哲学家的更加二元化,而神学家的不仅重视灵魂而且也重视肉体 and 死后生活的社会角色。但他们共同的要旨是:精神、理智的生活要高于世俗的生活。因此,他们也都会同意,人类精神生活和真正生命的目标是“对存在(Being)的永恒、统一、必然和完善的理智直观(沉思)中所实现的永福”。这时人得以见到至善,上帝就是至善。这也是宗教生活的目的。哲学家则把存在理解为绝对的、真实的知识。从柏拉图开始直到黑格尔,哲学家们把灵魂的精神、理智生活看成是一条通往天堂的等级阶梯,顶端就是永恒的存在。不仅哲学家们这么认为,而且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其他神秘主义者他们的天国本质上都是如此。

这个西方传统的“大故事”或许能够为理解本书提供一点背景解释。

陈越骅博士的这本学术专著是其博士后期间的研究成果。他201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后到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在2013年留在了浙江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研究所工作。他同时参与了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的许多学术工作,承担了中心信息部主任一职。我们很高兴看到他能够潜心学术研究,在晚期希腊哲学、早期基督教思想、共同体伦理学、中西古代知识论等领域不断取得成果。这本专著是建立在他对大量一手资料的解读和二手资料的参考基础上

的,我们还能从中看到他在博士后阶段所接触的一些前沿学术视野的痕迹。

希望这本书可以增进中国读者对西方文明经典的理解,也为中华民族持续不断的跨文化经典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洞见。

王志成

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2014年2月6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哲学与宗教在跨文化中的纠缠 /9

- 一 希腊文化中的宗教与哲学 /10
- 二 罗马文化中的宗教与哲学 /16
- 三 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与哲学 /22
- 四 反思古代的宗教与哲学 /28

第二章 奥古斯丁与普罗提诺的相遇 /35

- 一 古代晚期的历史背景 /35
 - 1. 从“罗马和平”到三世纪危机 /35
 - 2. 统一的需求与基督教的崛起 /38
 - 3. 罗马的陷落与文化转型 /41
- 二 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历程 /43
 - 1. 何谓新柏拉图主义? /43
 - 2. 哲学家普罗提诺 /46
 - 3. 宗教者普罗提诺 /49
 - 4. 成圣者普罗提诺 /55

三 米兰圈子的宗教与哲学氛围 /56

1. 早期奥古斯丁 /56

2. 何谓米兰圈子? /58

3. 奥古斯丁的皈依 /62

四 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主义哲学 /64

1. 基督教是真哲学 /64

2. 柏拉图主义是同路人 /65

3. 谁是智慧的教师? /68

4. 折衷主义 /71

第三章 形而上学:双城与双界 /75

一 本体论与“无相似之领域” /76

1. 灵魂之眼 /76

2. “船喻”宇宙论 /79

3. 存在与善恶 /83

4. 缺位的自然 /84

二 两个世界与“灵魂归家之旅” /88

1. 归家之喻 /88

2. 意志的战场 /93

3. 双城的居民 /95

三 灵肉问题与“身体在灵魂之中” /100

1. 灵魂切分之问 /100

2. 灵魂没有广延 /102

3. 逆转的灵肉关系 /107

第四章 知识论:光照与心智 /112

一 哲学认识论传统与“真理之光” /112

1. 真理,我心光明	/112
2. 太阳的光喻	/114
3. 光照的等级	/117
二 心灵内在结构与“认识你自己”	/120
1. 心灵认识自己	/120
2. 何谓心灵?	/122
3. 自知之难	/127
三 知识的本质与“野地里的百合花”	/131
1. 理智自身的同一	/131
2. 克洛诺斯神话	/133
3. 理智与现实同一	/136
第五章 伦理学:幸福与拯救	/141
一 幸福伦理学与“永生乐境”	/141
1. 奥斯蒂亚异象	/141
2. 灵魂的至福	/144
3. 灵魂爱美丽	/150
二 灵魂的堕落与“父神的怜悯”	/153
1. 物质的引诱	/153
2. 死亡的救赎	/154
3. 生命的合唱	/157
三 肉体复活与“适当比例、愉悦色彩”	/160
1. 三一与三本原	/160
2. 世界灵魂	/162
3. 个体之美	/165
第六章 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的融汇与冲突	/168
一 神论与古代晚期社会文化的身份认同	/168

1. 古代神论的变革	/168
2. 公共空间的言述	/170
3. 身份认同的转型	/174
二 基督教神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的融汇与冲突	/178
1. 不可公度的核心	/178
2. 终极目标的一致	/183
3. 个人视角的转换	/184
三 现代意义初探:从“两种真理”到“上层知识”	/187
1. 生活世界的汇聚	/187
2. 文化共识的沉淀	/190
参考文献	/192
索引	/207
后记	/211

导 论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思想问题。“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经院神学家阿奎那如是说；“基督教哲学是木头铁”，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却认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应该各走其路。两种见解相差甚远，却植根于纠缠的历史源头。这个重要问题的回答还有待我们审视这些关系论断的“前思想史”——古代晚期地中海文化圈中希腊哲学与基督宗教的融合与对话。

“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是现代历史学家承认的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西方古代历史时段。它重新弥合了传统哲学史上“晚期希腊哲学”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哲学”两个分期的人为裂缝，这就为审视身处这两个分期夹缝的重要人物提供了新的、连续的历史视野。“地中海文化圈”(Mediterranean Cultural Circle)的地理范围包括“环地中海的广大地区，东起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西达现今的法国和西班牙，南邻北非沿岸，北抵阿尔卑斯山脉”^①。在这个学术视野下，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化、埃及文化等都不再是孤立的文化体，而是一个在古代历史中各有核心、相互关联、文化扩散、有机发展的

^① 王晓朝，地中海文化圈视野下的希腊哲学[J]，读书，2012(1):75-81。

统一体。将这两个新的学术视野交叉运用,我们看到的古代哲学与宗教就不再是各自封闭的“原子”,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相互交融与借鉴只不过是文化圈内的自然发展。

公元3~5世纪是希腊哲学与基督宗教“态势互换”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思想流派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教父神学。这期间连续出现的人物见证了希腊哲学从最后的高潮跌落,以及基督教教父思想上升至地中海文化圈最辉煌的顶峰。从亚里士多德之后至中世纪之前,希腊哲学最伟大的代表是新柏拉图主义奠基者普罗提诺(270年逝世),基督教一方则是拉丁教父奥古斯丁(430年逝世)。他们代表古代晚期双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使用两种语言,拥有两种清晰的身份自觉。他们清楚认同自己哲学家或宗教家的身份。奥古斯丁留下的文本更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哲学和宗教的自觉对话。

奥古斯丁本人是一个跨文化的古代先驱,奥古斯丁研究在现代人文学术界是一个“跨界与融合”的领域。他不仅是基督教教父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又是西方哲学史跳不过去的重要一环,而且还是诸多社会科学争先研究的西方思想起源的标志性人物。奥古斯丁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的极直观的理智,自然地趋向最玄妙的形而上学,他的逻辑学也是精湛的;他是个足(以)使对方惊心动魄的真理辩护者。他是深奥的,独步的思想家;一切经过他讨论的问题,都留有他的印象。他给予各种问题的见解,虽不是一贯地(的)新的,确定的;可是,有时一经他的讨论,论坛上,就映出阵阵的光芒。他是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的或自己的,或他人的心灵分析,以及对于一切问题的观察,都呈着一种极微妙,极精密,几乎不可比拟的气象。”^①他在哲学与神学的历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当我们想起怀特海教授关于西方哲学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的评论时,我们也能同样公正地说,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也是对奥古

① 甘兰. 教父学大纲(第2卷)[M]. 吴应枫,译. 台北:光启出版社,1975:604.

斯丁的一系列脚注。尽管后来的思想家对柏拉图和奥古斯丁所添补的注解多种多样,还有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依然居于基督教思想领域的巅峰,以至于严肃的思想家没有人能够不重视它们。……无论是谁,若想了解 15 个世纪以来一直塑造我们心灵的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的结构性观念,就必须了解圣奥古斯丁。”^①甚至有人评价他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权威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远远超过亚里士多德……至于柏拉图,在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奥古斯丁的著作才让人感受到。”^②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早就为人所知,但是他如何看待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又是如何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利用希腊哲学的思想资源,则仍然有待我们进一步解读和阐释。

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如此突出,以至于学界还曾为他究竟是柏拉图主义的基督徒还是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者而争论过。在 19 世纪末,还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改信”基督教是反对新柏拉图主义。Alfaric(1918)总结了早期奥古斯丁的灵性发展是一个从摩尼教到怀疑主义再到新柏拉图主义的三阶段历程,所有阶段都不是基督教的。^③到了 20 世纪中句,这种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并且愈发站不住脚。1954 年,奥古斯丁研究界的学者在巴黎召开了著名的奥古斯丁研究大会(Augustinian Congress)主题就是关于“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例如 Courcelle 的《奥古斯丁〈忏悔录〉研究》被誉为二战后教父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里面就直接反驳了 Alfaric 的经典论断。^④大部分的

① Battenhouse R W. (e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St. Augustine*[M]. New York, 1956:4.

② 安东尼·肯尼. 牛津西方哲学史[M]. 韩东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0.

③ P Alfaric. *l'évolution intellectuelle de S. Augustin. dumanichiisme au neoplatonisme* [M]. Paris: Nourry, 1918.

④ P Courcelle. *Confessions dans le tradition littraire; Antecedents and posterite* [M]. Paris: Etudes Augustiniennes, 1963.

学者同意说,奥古斯丁在改信的时候,他真诚地接受了基督教同时也仍然受到新柏拉图主义深刻的影响。自那之后,学界普遍认为奥古斯丁是一位深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徒,而关于奥古斯丁在何时是个基督徒而不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或者反过来的问题,则被认为是一个假问题,学者们也不再感兴趣。“他,与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在基督教信仰和新柏拉图主义理性之间有一个综合,因为那唯一神就是双方权威和理论的来源。”^①晚期的《〈创世记〉的文字意义》更表明普罗提诺的学说对他理解信仰有长久的、深刻的、基础性的影响。在现在的学者们看来,他就是当时的一个基督徒,他持有的一些观点对于新柏拉图主义来说是可厌恶的,但无论如何,以一些重要的方式,这些观点都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所以,给奥古斯丁贴上两个标签并以此拆分他浑然一体的智慧探索是没有意义的。^② 学界直至近期仍然保持这一基本共识,而且近五十年来愈加肯定他在宗教与哲学领域的多重角色和与柏拉图主义在智识上的深度融合。^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奥古斯丁读了哪些柏拉图主义、特别是普罗提诺的著作,又是以什么方式利用它们的,一直是现代奥古斯丁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至今争论仍然激烈。^④ 这是一场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奥古斯丁研究思潮的延续及高峰,欧洲学者尤其热衷挖掘奥古斯丁的异教思想来源。“关于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主义的关系,在 Paul Henry 和 Pierre Courcelle 的工作中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地步。”^⑤有学者归纳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奥古斯丁读了什么、何

① O'Meara. "The Neoplatonism of Saint Augustine", in *Neoplatonism and Christian Thought*[M]. ed. O'Mear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2, 34-41.

② 同上。

③ 例如 Teske R J. *Augustine of Hippo: Philosopher, Exegete, and Theologian: A Second Collection of Essays*[M]. Milwaukee, Wis.: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Teske R J. *Augustine of Hippo: philosopher, exegete, and theologian; a second collection of essays*[M]. Milwaukee, Wis.: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95, 107, 212.

⑤ 见 Brown P.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496. 本书的核心研究正是基于他们的工作。

时读的(这关乎区分他思想的发展阶段);二是他对普罗提诺思想的接受程度。这也是奥古斯丁研究中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源头。^①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关乎文本分析,后者关乎哲学与神学的汇聚与交错的关系。

国内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重视晚期希腊哲学与基督宗教关系的研究,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著作。范明生先生早在1985年就提出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他在《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②一书中对这个主题有提纲挈领的总述。书中详尽梳理了希腊化以降的哲学主要学派以及早期基督教神学发展,最后两章更研究了奥古斯丁如何吸收转化新柏拉图主义哲学。

赵敦华教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③将基督教哲学纳入哲学史视野并注重阐释其希腊哲学思想来源。王晓朝教授的《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等著作提出从希腊哲学到教父哲学的关系是“文化转型”而非简单的替代。^④汪子嵩、陈村富等教授编撰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⑤对国内晚期希腊哲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以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的文化融合为终结。包利民和章雪富等教授编撰的《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丛》对理解希腊化时期两者思想对话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和理论阐释。章雪富教授对早期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有深入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两希文化有一个深层融合的关系。^⑥石敏敏教授以“人论”的角度切入,认为古代晚期的基督教对哲学做了重新塑造。^⑦在新柏拉图主

① 详见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aint Augustin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105.

② 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东西方文化的汇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③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王晓朝,《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⑤ 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希腊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⑥ 章雪富,《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逻各斯基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⑦ 石敏敏,《古代晚期西方哲学的人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